

行走

去安平桥看看

□张陵

20多年里,到晋江安海好多次,也去安平桥好多次。桥还是那样的桥,但还是想去看一看,就像过去每次回去看看老父亲一样,没有想太多,就是想看看。

通常是作家许谋清陪我去,他当年是我的同事,后来到家乡挂职体验生活,再后来就干脆扎在这里不回北京,当起古镇文化人了。这些年我知道他为家乡文化事业做了好些事,他总是一遍又一遍地讲着安平桥的那些事,不厌其烦,如数家珍。上次来,讲过的那些历史掌故,下次来了他还重头跟你说,好像你永远是从初次来这里的人,永远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一样。其实,许谋清说些什么,我大部分没有听进去,只记住他说过,这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,距今已经近千年,历经沧桑,还保持着历史的风貌。还记住一句话:“天下无桥长此桥”。这就够了,我已经肃然起敬了。

记得第一次来看安平桥,是个黄昏。四周很安静,也很孤寂。夕阳余晖下的石板桥伸向远方,显得格外白,也格外亮。河水无声无息地淌着,芦苇丛中偶尔飞出一只白鹭,扰了这暮色,很容易联想到了“落霞孤鹭”的古意。海早就退到很远的地方去了,这里成了内陆,成了小镇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角落,很难想象当年屹立于茫茫大海当中雄居天下第一的气魄了。不过,遗留下来的美,也足以让人欣赏怀旧了。那个时候,晋江的经济刚刚腾飞,速度很快。人民正在为创造自己美好富足的新生活奔忙着,很少人有闲暇停下一会儿看看这暮色中的景色,所以安平桥就显得更加孤寂。没有行人,我和许谋清倒也惬意,在那里待了很久。

多去了几次,能看出安平桥一直很孤寂。千百年来,它就是一条很普通的交通道路。当年,走的人多,会热闹一些;如今经济社会发展,路多了,这里走的人就少了,越来越少了,越来越清冷了,也就生出这孤寂来了。不过,我隐隐约约能感觉到,这其间的孤寂,更多来自文化上的冷落。按说,安平镇是座千年古镇,经济曾经很发达,文化也曾经很繁荣。据史料说,安平镇的第一任镇长就是大儒朱熹的父亲,应该也是学问人。这样奠定的文化根基,足以激发我们的想象力——历代历朝一定有不少文人骚客走过这安平桥,也一定有不少人驻足感慨。可事实上这些风尘仆仆的过客,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。石碑倒有几块,多为明清两朝重修时立的;诗文倒也有一些,多不是出于名家之手。可能安平桥太普通太质朴,引不起那些喜欢游山玩水的名人们的关注。新中国成立后,安平桥和故宫一起列为国家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,文化品牌价值应该算很高了,可也没吸引多少名人,更没有多少名人效应。这么多年来,只有郭沫若老先生当年一首诗刻成碑。其中“英雄气魄垂千古,劳动精神漾九霄”两句评价古代人民的勇敢智慧很到位,也颇有气势。亏了有当代大文豪这首诗,让这孤寂失落中的安平桥平生了一丝暖意。

当地政府出于建设的考虑,希望有更多的知名人士到安海来考察,也提升安平桥的知名度。这正是许谋清的优势。有一个时期,他乐此不疲地参与组织文学笔会,邀请他的作家艺术家朋友们来安海看安平桥,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。据我所知,这些年来的人很多,也有不少人名家,不过能为安平桥留下好文好诗好笔墨的并不多。当地人似乎并不在意,还是那样热情邀请,还是那样充满期待。许谋清还是一如既往地给人讲也给人写安海故事。

有一天,我们刚要上桥,见一辆宝马车过来,停在桥头。开车的是一位40多岁的女人,没有涂脂抹粉,只是头梳得整齐,穿戴也素朴,一看就是当地农妇。她见到许谋清,就上来说了好些话,拉了好些家常,不时有激动的情绪。完了就进桥去了。许谋清告诉我,她原先是农民,穷得很。现在办了企业,赚了好多钱,是当地有名的富人。她现在来安平桥做义工,每周来值日一次。工作并不繁重,就是扫扫地,给客人泡泡茶什么的。不过,她最近在办一件难事。她们这些做义工的人,还有镇上的一些有识之士正准备上书政府,抗议上游企业对安平桥河道的严重污染,造成环境的破坏,要求政府出面解决问题。上了桥,越往纵深走,越会让人心痛。河水发黑发臭,伤眼又刺鼻。让安平桥这块文化瑰宝,掉在一堆发臭的烂泥里,实在是老祖宗的悲哀。同时,我心里也为这些义工们叫好,他们不是名人名家,只是一些普普通通的百姓。她们在为自己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而做实实在在的工作。本来,我一直为来这里的名人名家不够多很有些纠结。看到这些义工们,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:名人名家当然很重要,但更重要的是有觉醒的人民。是人民在创造自己美好的新生活,我们这些文化人,哪怕再有名,哪怕再有成就,也就是锦上添花而已。人民才是文化创造的源泉,才是文化保护的真正动力。

最近一次是和几位文学界朋友一起去的。行人还是很少,还是那样清静。此时正值党的十八大闭幕不久,“美丽中国”的理念深得人心。我们的话题自然围着安平桥的生态环境说开去。一位文友一路批评过去,说这里的鱼虾活得很强,都有了抗污性,就是没人敢吃。其实,我很想告诉他,这里的生态比过去好多了,虽然河水还没那么清,河里的芦苇还挂着上游漂下来的石粉,水鸟也不够多,问题可能还很突出。不过仍然看得出,政府正在有步骤地努力治理,那些义工和有识之士的呼喊正在发生影响,情况会越来越

一路走,我们一路辨认考证那些历经近千年风雨的石板条,不算专业,但饶有兴味,还能不时产生一些学术争议。安平桥在明清以来曾多次重修,有不少石板条是后人放上去的,辨认起来并不难。其实,我们都知道,说出哪个石板的年份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在一点一滴的感受中,渐渐恢复了一种神性——对古人的敬仰、对安平桥的敬畏。几乎同时,我们突然产生了强烈的共识,有了一种认定:安平桥已经不必再让它产生实用价值了,它应该作为纯粹的文化遗产被保护下来。一句话,我们不能再用脚去踩它了。不能因为石板看上去还很厚,很坚固,就可以任意踩踏。到我们这一代人,应该用心去感受它,敬畏它。一位中年作家很激动,说很想建议当地人或政协搞个调研,出个提案。一位青年作家说,保护好,还会引导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呢。我倒没有他们那么有激情,有智慧。只是有些欣慰:有那么一天,安平桥也许不再那么孤寂了。

常去安平桥看看,就像去看我们的老父亲一样。

经辟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供游人循环瞻仰。

怀着崇敬的心情离开红军遗址,再沿着落叶缠脚的林间小道行走,下午1时许,我们就来到匡山顶的天师庙。

古庙建于何时已无从考证,数百年间,几经损毁,如今的几进庙宇是近些年当地山民集资兴建的。庙的前厅供奉着浦城乡贤捐献的匡山四贤章溢、刘基、宋濂、叶琛的樟木雕像。烟火缭绕间散发着阵阵幽香。史载,元至正十二年,即公元1352年,浦城名士章溢因不受元朝授予的官职,在匡山顶建了名为“苦斋”的十二楹茅屋,隐居数年;章溢的浙南好友刘基(刘伯温)、宋濂、叶琛等常上山来探望,一起煮酒吟诗读书论政,后四人受朱元璋诚心感召,一起下山为明王朝统一中国建功立业,成为明初的开国重臣,成就了一段友情与忠诚的千古佳话。刘伯温在匡山下著名的《苦斋记》与友共勉,文曰:“苦斋者,章溢先生隐居之室也。……”先生之言曰:“乐与苦相为倚伏者也,人知乐之为乐,而不知苦之为乐,人知其乐,而不知苦生于乐,则乐与苦相去能几何哉!”文辞充满思辨,成为东方哲学中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典范。我觉得《苦斋记》可以和法兰西启蒙思想家卢梭的《爱弥儿》《一个孤独的漫步者的遐想》相媲美,因为二者都赞颂自由,强调回归自然,保持人的天性,培养自然和谐的美感。卢梭曾于1778年5月应吉拉丹侯爵之邀,到艾赫莫尔维尔栖身,对当地森林自然景观致心旷神怡,由衷赞叹道:“啊!我的心早就向往此地,现在极目畅观,真想永远留在这个地方。”比之早300多年的章溢在“苦斋”旁遍植苦茶、苦李、苦竹等高山植物,在隐居匡山的数年间,随山势修建了看松庵、环中亭、唯天在上亭、苍雪亭、烟云小亭等等,常日里独自踞展登楼,林间漫步,坐看云起,或与诸友围炉煮茗,吟诗诵词,鼓盘而歌,陶醉于自然天籁之中,何其怡然自得。我想,若不是被朱元璋诚意感召,章溢等当更愿在此物我两忘寄情山水终老归天。

我们在天师庙石墙外见到了那5株据说是章溢当年手植的巨大的柳杉,5棵巨杉依次排列,每棵树高都在二三十米,径粗两人合抱不过,树干挺拔,枝叶苍郁,仿佛5位威武凛然的山神,守护在这山巅绝顶。满山的云雾随着阵阵山风卷拂而来,枝叶飘摆,瑟瑟有声,仿佛时光倒流,又回到600年前,章溢和他的文友们芒鞋蓬发衣衫阔大,正在此间煮酒吟诗笑傲江湖迎风长啸。我在心里感叹,年轻的朋友叩拜匡山,一定要来看一看这5棵柳杉,所有的功名利禄都终将是过眼云烟,惟有真诚和友情弥足珍贵。

当晚,下榻在“苦斋”旧址改建的匡山客栈。晚间,店主温了当地米酒,煮上大锅肉萝卜;敞开的门窗外,白茫茫云雾一阵阵争先恐后推拥而入,仿佛也要和我们一起大块朵颐分享这份惬意和快乐。

翌日早6时,我们一起早早沿山后小道登上匡山峰顶看日出。绝顶高处的一块石碑上镌刻着朱红色“天坛”两个大字,注明海拔1399.5米。山风凛冽,寒气逼人,我们裹着客栈提供的毛毯还瑟瑟发抖。天色空濛,四野静穆,我们眼见满天星斗渐渐隐去,头顶广阔的苍穹由紫罗蓝色渐变为橙红色,东边天际出现鱼肚白,一轮红日从百里之外的天地交汇处冉冉升起,有如脱壳而出的一枚巨大的蛋黄。转头西望,西北向的宝溪河谷上空,白龙般的云雾开始涌动飞升,群山逶迤,一道道沟谷山梁,稻谷金黄。西南方向,马鞍山的巨大山影在云雾中依稀可见;山的那一边,就是我祖祖辈辈生长的地方,我的张家先祖作为客家的一支,早年从汀洲辗转而来,数百年间就在这一带繁衍生息。一瞬间,我的双眼潮湿一片:祖先们如今都是白天在落叶底下睡觉,夜晚被天神召去犁田;西边那一线陡峭的山脊,每一棵微弓的树木,看上去都是我先人站立的骨殖,从天上次第走来,扛着犁耜埋头下山……愿先祖们在金黄的落叶底下安息长眠,愿家乡美丽的大山绿水长流青山永在。

■土地与生长

美丽匡山

□张冬青

片毛竹林,山路愈见陡峭,几处悬崖间用三两根原木搭起木栈道,要手脚并用贴着崖壁攀爬才能走过。有依稀的水流声传来,迎面陡然两面十多丈高壁立的巨大褐色岩壁,有如两扇开启的石门,岩壁间有细细的如注水流。李主任说,这里是匡山的标志性景点双门井,春季里有雪浪腾空的千尺飞瀑,响声震山裂谷,据说瀑底的龙井深潭,可直通十几里外的南浦溪呢。

都说匡山里有珍稀的娃娃鱼,我们都很好奇。李仕银说,这个季节秋高气爽,娃娃鱼可能会出现。我们沿着时断时续的溪涧水流小心翼翼寻访,进入一片较开阔的谷地,有轻风从林梢吹过,阳光从稀疏的枝叶间筛落,树影斑斑驳驳。不远处偶有一两声鸟鸣,山林愈显幽静。走在前头的李仕银忽然停了下来,朝紧跟的我们低声招手:“小声点,这里有戏看。”我们蹑手蹑脚凑上前,循声望去,眼前灌木丛边一处清澈透亮的小水洼,底下的卵石晶莹可数;只见两米见方的平静水面上,有无数黑豆大小长着细细发丝般长腿的爬虫在水面飞快地游来窜去。李仕银有些兴奋地小声说:水面这小虫叫水爬虱,有水爬虱的地方一般就会有娃娃鱼。它们是一种共生关系,水爬虱在为娃娃鱼站岗放哨呢。果不其然,李仕银用一根枯树枝探入水面,水爬虱们立即往水洼周围的草丛逃窜;水底的石隙缝间,一条褐黄色遍体黑斑的指头般粗细、形同蜥蜴的小娃娃鱼正扭动身子藏匿。李仕银说,娃娃鱼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,只在原生态、绝对无污染的天然水域存活。娃娃鱼学名又叫黑斑肥螈,匡山的黑斑肥螈已被列为国家环境指示特有种。成年娃娃鱼可长到两尺余长,数斤重,春季夜晚求偶时会攀爬上大树枝头,发出婴儿啼哭般的叫声。我们不忍心惊扰大山里这天使般的生灵,和娃娃鱼行注目礼后告别,走几步回望,水面上的水爬虱们又在集体狂欢舞蹈。

愈往里走,林木愈呈幽深,脚下落叶盈尺,林间朽木横陈,有成片的香榧树、木荷林,李仕银告诉我们,匡山近五万亩的天然公益保护林中,红豆杉、钟萼木、香榧、青钱柳、福建柏等国家级、省级重点保护珍稀植物就有20多种,还有云豹、黑熊、黄腹角雉、眼镜王蛇等珍稀动物。我们在路旁一棵绿叶葱茏、高耸挺拔的大树旁停留,大树离地半米处,有合抱粗,明显可见巴掌深被斧头砍开的伤口。张先强说,这棵香榧树就是李仕银当年闻讯赶上山来制止盗砍者保护下来的。这些年来,李仕银和当地村民,一次次拒绝了卖青山换钞票的诱惑,绝不肯对林木动半下刀斧,终于留下闽江源头这五万亩风光奇秀的天然原始森林景观。20多年里李仕银也因此被当地村民民主推选连任多届双同村村主任,受到村民的拥戴和省地县各级部门的奖赏表彰。

再前行不远,地势较平缓开阔,溪涧边依稀可见一堆堆人堆砌的石砌。张先强说,这些都是粟裕领导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三团宿营地遗址,当年红军游击队就在这一带与国民党兵展开拉锯战,密林深处还有跑马道、练兵场、十八凸红军烈士殉难处。如今,这里已

乡音未改

□刘章

千里相思,一日归来,
婶子大娘都说我乡音未改。
乡音未改,
乡音难改,
乡音怎改?
家乡的泉水是哺育我的乳汁,
家乡的父老是我永恒的爱!

即使白头,我还是家乡的童孩,
乡音常在,家乡人秉赋常在:
山的坚强,
水的柔情,
树的直率!
乡音不改,我的诗情不衰,
唱高山流水,向五湖四海!

消息树

□刘向东

一种高于春秋的树木
在枪林弹雨中抵达峰顶
所有的年轮,只有一颗心
而每一片叶子都是眼睛

悠悠高于生死的生命
与生相依,以死命名

老家山梁上常有独立之松

那是当年我爷爷他们抗战时扶着消息树的地方
至今还常常有老人朝高处随手一指说:

“看,消息树……”

——题 记

倒下去为了站起来
把一口气向上徐徐引领

独自高于自然的造型
被偶然确立于仰望之中
于是所有松柏沿着山脉向上
在你的影子里企及永恒

像小时候上学那样手拉着手
站好,像一起入伍,一个班当兵
那样站好,你稍矮,我稍高

打开镜头,把新盖的瓦房装进来
把明亮的玻璃、美丽的窗花,檐下的燕子、葱花飘香的炊烟全都装进来

在付海林新房前合影

□刘福君

把起早贪黑的劳累去掉,把往日
梦里梦外的空叹打扫干净
把肩上太重的担子放下来松一口气

汗水是泡不软骨头的
淋了雨的花瓣才格外美丽
我们深深的根,抱紧内心的泥土

虽然我们都很微弱和单薄
但草香虫鸣栗花飘香的家乡
养育了我们,最后也会收留我们

按住快门,我们站好
千分之一秒的速度里我们站好
慢慢的好日子就这样不要动了



鹤翔丰泽(版画)

于承佑作

原上草

臧克家题

第181期